



我长大了

上海金洲小学 三(7)中队 程鑫怡

我是一个胆小怕黑的女孩，每天晚上都要躺在妈妈的怀中，才能安心入睡。有一天，爸爸对我说：“闺女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该一个人睡觉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和妈妈都不在家，你该怎么办？”我不服气地撅起小嘴说：“哼！妈妈会一直陪我的。”

有一天放学，来接我的是姑父。他一边接过书包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安安，你爸爸和妈妈今天有急事，回老家了，三天后回来。”我无可奈何地低下头说：“喔”

准时在八点写完作业，洗完澡，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公主床上。阿姨像妈妈一样拿起书架上的故事书给我讲故事。听着……听着……我的眼睛没力气地合上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，心想：“原来一个人睡觉也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阿姨给我讲完一个故事后，我对阿姨说：“阿姨，你辛苦一天了，你早点下楼睡觉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”阿姨下楼后，我蜷缩在被窝里，只有一丝丝夜灯的光照射进被窝，我抱着我的洋娃娃，就像平时妈妈抱着我一样。拍着……拍着……我的眼睛又慢慢地闭上了。

第三个晚上，换我给洋娃娃讲故事了。我给洋娃娃讲了纯真的《小王子》和幸福的《白雪公主》。讲着……讲着……我又睡着了。

第四天，妈妈如约来学校接我放学，还带了我最爱吃的豆腐干。我津津有味地坐在汽车后排吃着豆腐干，妈妈一边开车，一边夸我：“安安长大了，能独自完成家庭作业了，还能独自一个人睡觉了，真棒！”此时，我觉得今天的豆腐干是最好吃的豆腐干。

我的哥哥是个爱哭鬼

大宁国际小学 四(9)中队 陈苏尔

提起爱哭鬼，我身边就有一个。这不就是说的我哥哥吗？

从小，哥哥就不喜欢去幼儿园。每次送到幼儿园门口，他都会流着眼泪喊：“妈妈，我不要去幼儿园！”听妈妈说，这种情况居然一直持续到大班！

有一次，妈妈送他去上英语班，哥哥怎么也不愿意去。妈妈只好一路把他拖到补习班门口，可是他居然在门口大哭了起来，一颗颗眼泪像珍珠一样流下脸颊。他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可怜巴巴地哀求：“不要去嘛，我真的不想去！”

你以为他长大了就不哭吗？那你就错啦！

我哥哥经常为了“不好吃”的晚饭而哭，因为他是个天生的美食家，鼻子一闻，就已经知道饭菜好不好吃。

记得一天晚上，他放学回

来开开心心地坐到饭桌前，可等他用鼻子把所有的菜都闻了又闻之后，筷子一放，皱着眉撅着嘴说，“不好吃！不如吃披萨。”

妈妈说：“你尝尝再说呀！”

哥哥还是不高兴，嘟囔着说：“又不好吃，我为什么要尝？”

妈妈也生气了，说了他几句。谁知，哥哥的眼泪就像金豆一样滴到眼镜上、桌子上。

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这么爱哭！我曾经疑惑地问过妈妈，因为我们家其他人都不这样！你知道妈妈怎么回答的吗？哈哈，原来，妈妈自己小时候也是个爱哭鬼，甚至，已经70多岁的外公也是，看个电视就会一直跟着剧情掉眼泪呢！

啧啧，幸好这情感太丰富的基因没有遗传给我。

真正的朋友

金山区海棠小学 四(3)中队 黄之恺

指导老师：李艳

朋友是什么？是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，让他们品尝美味佳肴？还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？

这是我们对朋友的理解，我们把这些理解应用在了海洋动物的身上。有很多人为了吃到鲜美的鱼肉或者只是为了得到那一片鱼翅，就用毒液或者爆炸等方式捕杀它们，残忍地结束它们的生命。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所以我们将它们圈在一个“安全”的地方，每天给它们喂食，一天天地将它们养胖，给了它们“优哉游哉”的日子，再向全世界呼吁保护海洋动物……我们是朋友，我们爱它们。

然而，我们的理解真的合理吗？海洋动物的想法也跟我们一样吗？我们的确给了它们在海洋里得不到的待遇，它们不可能就这样轻易得到食物，还要面临海洋里的各种危机，正因为如此，就硬是把它们关进了“安逸的监狱”。那里面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尽情畅游，更不能随意与同伴们嬉戏打闹，甚至为了让水族馆和海洋公园的游客们开心，就随意摆布它们，它们再也见不到海底美丽的珊瑚礁，只能天天望着人类的面孔。

人类已经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冲昏了头脑，连朋友是什么都没有深深地理解。我们只是地球上渺小的物种，没有资格去控制任何族群。给它们自由，保护它们，禁止海洋动物表演，少量捕捉，现在还不晚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
